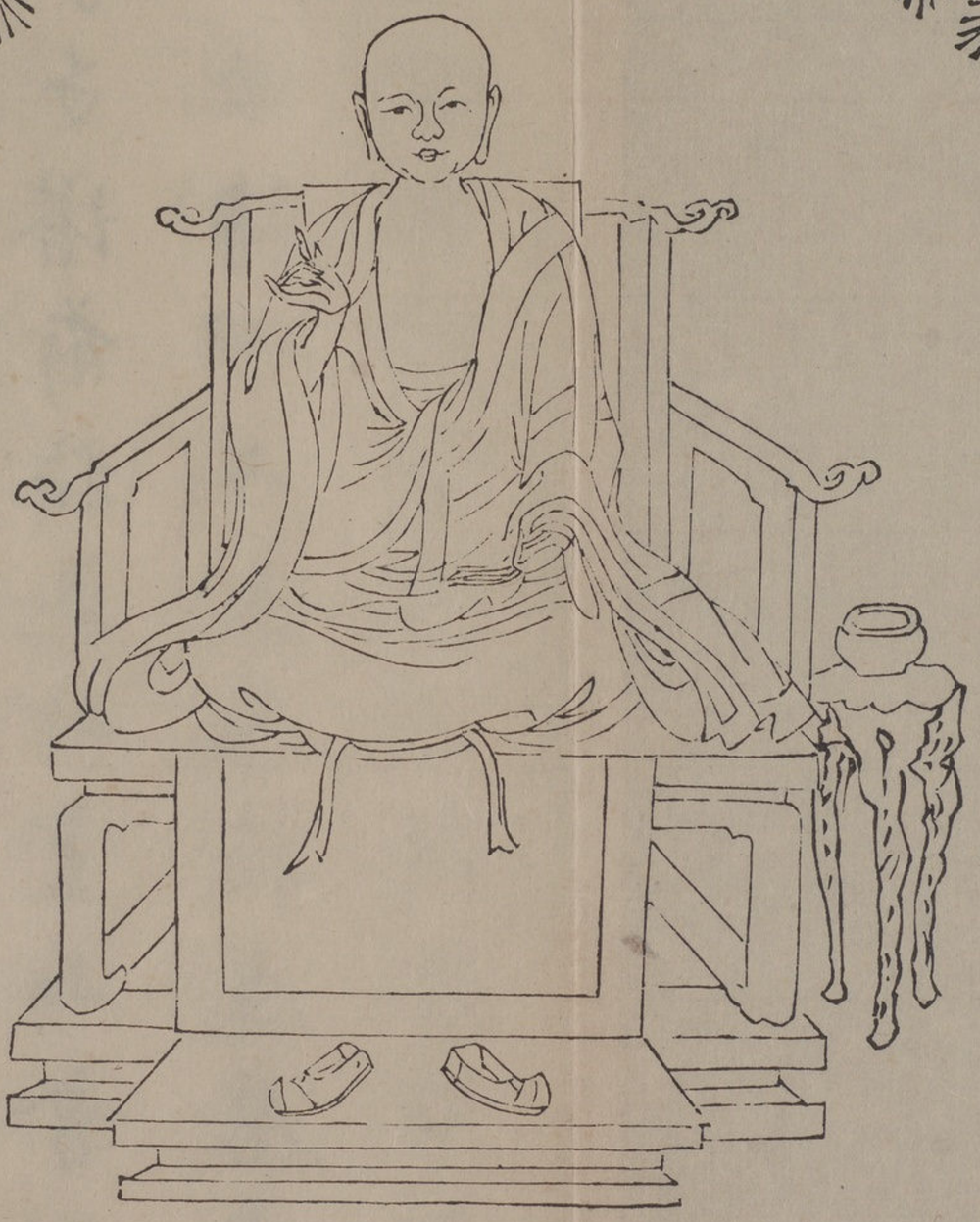
法寶壇經

傳法圖

五祖傳付衣法



秀大師



能大師



六祖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德異撰

妙道玄不可思議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諸前拈花於靈山會上似失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省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求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亚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舂聶為六代祖南遯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驚開印宗亟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疑陀羅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華終至曹溪說法

三十七年沾露味入聖超凡
佛心宗衍解相應為大知識者莫記其數悟
嶽者原執侍寀久盡得無已鼻
機智圓明玄風大振乃曾臨濟
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
英靈衲子奮志衝関一門深入
燈錄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
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是
一之法門具是無量妙義一之
無量妙理即於一念間圓滿功
者即同善財
諸佛等惜多
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

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遍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上禪巷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

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敘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安李氏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娃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

謂師之父
也父曰何
者能作佛
遇夜神人
志鞠養既
徃黃梅參
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
正月八日
旨是月十
集諸名德
蘇州慧靜
中天者多
羅律師為說戒西國

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陁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聞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僊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僊曰和尚坐具幾許闊

祖出坐具示之亞僊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
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
王嶺因茲而名僊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
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
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来脈只可平
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内山
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白花果
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塲亦先是西國智藥三
藏自南海経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
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
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
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

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
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踊寶林時豁
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
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
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橈林木一日現形
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
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
化以小現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
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
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罟之龍不能
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
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

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歷朝崇奉事蹟

唐憲宗皇帝謚大師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之塔

宋太宗皇帝加謚大鑒真空禪師諡新師塔曰太平興國之塔

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謚大鑒真空普覺禪師

宋神宗皇帝加謚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具見晏元獻公碑記

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

奉佛弟子曹奉切念宿緣片善獲近
宮闈頂受
皇恩纖毫未報雖終身長素稍盡報本之私衷
恐一芥微誠難補祿食於萬一是以再捐
俸貲敬刋
法寶壇經一冊印施四方普願見聞豁徹真常

行由圖



齊登壽域以此功德敬為祝
今上皇爺萬歲萬歲萬萬歲
三宮天眷共享遐齡
太子諸王同撫泰運　伏願
仁慈御世聖明與日月齊明
德惠庇維帝業並乾坤永大謹意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第一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



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来清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来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来。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與銀十兩與惠能。

令充老奴衣糧。教便往黃梅忝法
置奴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
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
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来禮師。惟求作佛。不
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
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
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
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啓和
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
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
莫多言。着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
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

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来。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滞。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喻見幾利根者）退而遍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而作衆得處分）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

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須作偈。將呈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爭如何知我心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難大難。終不得法。大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珎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不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好。即忽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脩何道。是夜三更不使

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来。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尒遠来。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誦偈。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

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

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入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竟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

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一本有我亦要誦此

結来生緣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

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
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
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来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惹或作有非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
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
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
性。衆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
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
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
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

淡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絶。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性亦無生　無情既無種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

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

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
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
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和尚少病。少
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
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
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麁惡。極意參尋。
為衆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
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
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
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
法。惠能曰。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
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
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

悟。復問云。上来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又問。惠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令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咸以為然。改道明避惠明後字。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

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奥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

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

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

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髮。如先代聖人無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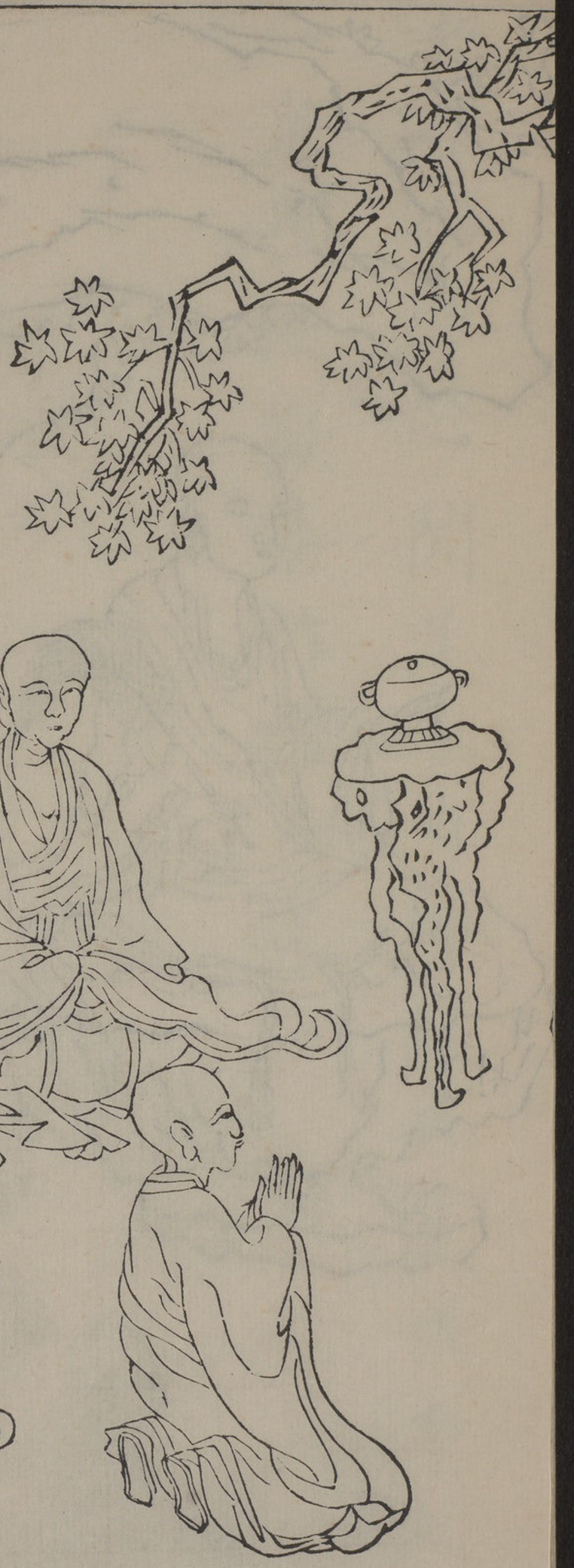
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圖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道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
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
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
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
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
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
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
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
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
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
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

莫著空。若
虛空。能含
溪澗。草木
一切大海。
如是。善知
性中。若見
不染著。心
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
所思。自稱
善知識。心
用便知一
體無滯。即
是般若。善知識。一切
如虛空。名之為大。故
曰摩訶。善知識。
空心靜坐。百無
為大。此一輩人。不可
與語。為邪見故。
量廣大。徧周法界。用
切。一切即一。一即一
切。去來自由。心
萬象森羅。善惡
世界
山河大地。泉流
須彌諸山。總在空中。
世人性空。亦復
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
萬法在諸人
大。萬
了了分明。應
般若智。皆從自

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脩此行。恰似凡人自稱是般若行。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離般若。善知識。何名般若者唐言智慧。即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智即般若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脩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

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脩此行者。是般若行。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脩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

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脩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嘆。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

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

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
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
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人說法。愚人
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
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
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
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若識自心見
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
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
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
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
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

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着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

雜。来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絶。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来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脩。若不自脩。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　如日處虛空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煩漸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惡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唯傳見性法　迷悟有遲疾
說即雖萬般　愚人不可惡
常須生慧日　煩惱暗宅中
邪正俱不用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世人若脩道
與道即相當　離道別覓道
到頭還自懊　自若無道心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　非　自非却是左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卧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趍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
他非我不非　打除煩惱破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此頌是頓教　悟則刹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
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
說無不省悟。
佛出世

契問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



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若修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

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

西方人。心不淨。亦有穢。東方人。心淨。佛土淨。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
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
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
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
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
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
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
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
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
人移西方於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
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

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

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脩。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脩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脩。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脩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脩。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相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内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卻来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圖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後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燈即暗。燈是光。有燈即光。無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塲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来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来。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将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

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絶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
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
一義而不動

坐禪圖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靜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脩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

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圖



懺悔品第六

時大師見大衆曰。來。諸善知識此是升座。告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法身。見自遠來一會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脩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

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況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

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

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有正見。使般若智除却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惡来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

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我。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

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心三寶。內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不從外得。

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求三身如來。不

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

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真佛。自性是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惡事。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痴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

盡。真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見。自性三身。即離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毒元来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来覓法身　離諸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絶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
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兩對面
千里。何勤遠来。珎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
歡喜奉行

No. 50
MADE IN CHINA

法寶壇経

機緣圖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住九月餘然云師去時至三十餘日便去時者非是

屆。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屆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屆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非關文字。屆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一作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慶。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

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扶入石室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蔵之囑。遂行隱于二星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定慧等等　一作等持
意中清淨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曰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来禮祖
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
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
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
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
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亡功福無比　有我罪即生
師又曰。汝名什麽。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
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達聞偈悔謝　吾今為汝說
法華經未解　蓮華從口發
略說經中義　心常有疑悔
經本無疑　汝念此經
學人根性暗鈍　從來但依文誦念　豈知宗趣　師
曰　吾不識文字　汝試取經誦一徧　吾當為汝解
說　達即高聲念經　至譬喻品　師曰　止　此經元
來以因緣出世為宗　縱說多種譬喻　亦無越於
此　何者因緣　經云　諸佛世尊　唯
出現於世　一大事者　佛之知見
大事者　佛之知見也　世人外迷　著

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

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聾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與義作讐家　無念念即正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誦經久不明　有念念成邪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白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道。唯一佛乘。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便種種因緣。

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珠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上
寧歌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未明出世旨　初中後善揚

亦不輟誦經　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

僧智通。壽州

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
五八六　七果曰轉　但用名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
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
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境智
轉五果八上轉但轉其名而不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音曰師悟曉　終正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
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
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
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

未決狐疑。遠来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
彼有何言句。汝試擧看。曰智常到彼。凡経三月。
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何如
是甚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虚空否。對曰
見彼曰汝見虚空有相貌否。對曰虚空無形。有
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虚空。了無一物可
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黄
長短。但見本源清浄。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
亦名如来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
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来了。
吾今示汝一
倡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無端起意諮爺。乃述偈曰
情存一念悟知見著相求菩提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莊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第子未解。願爲敎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

萬法俱備。一
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
一切時中。自修。莫問吾也。
僧志道。廣州
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
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
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法已
寂滅為樂。於此起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
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
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
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
為樂者。不審
身寂滅。何身受
樂。若色身者。色
身寂滅。即同
草木。死名。誰當受
樂。又法性是生

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豐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豐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躭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廻。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

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
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
受者。亦無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
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
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妄立虛假名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通達無取捨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外現衆色象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不起凡聖見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
徑来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
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
曰聖諦尚不為。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
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絡化。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

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来。曰嵩山。師曰。什麼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一本無西天以下二十七字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曰臻玄奥。後徃南嶽大闡禪宗勅謚大慧禪師。温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永嘉玄覺禪師。温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

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来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大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

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諡曰無相大師。時稱謂真覺焉。

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遣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

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虚空亦無虚空之量。隍聞是說。徑来謁師。師問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相。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一本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来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曰至寺後五

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来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梵天竺國見達磨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来。願見我師傳来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一本無忽有以下七十六字止云有蜀僧方辯謁師師門云云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圖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則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留自用一檾裹塔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佑八年有僧惟先修廢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

卧輪有伎俩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
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俩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麽長

頓漸圖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奴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

溪。隨衆參請。不言来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来。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来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一或作具元是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未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

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下乘人。吾戒定慧接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来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

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

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無亂。念念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空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本性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止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

驚什。乂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再来。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接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来禮覲。師曰吾乂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令常覽涅槃經。未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解說。師曰無常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所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迷惑。師曰涅槃經。吾

昔聽屈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不說無常。亟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提心者。故吾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亟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一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徧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

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
師曰汝今不知方便者
佛性而現前
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来參禮。師曰。知識遠来艱辛。還將得本来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

自心過懺。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来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與不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懺。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

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為荷澤禪師

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懸而謂曰。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宣詔圖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無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藪。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

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一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

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所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奬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明托疾畏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来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

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付囑圖



付囑第十　空谷云此下七百七十九字是金天教人偽造邪言刋板增入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

畀。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邪用。自性若正。起正用。自性若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八邪。自性若邪。起邪用。自性若正。起正用。自性若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邪。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

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

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目。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

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来。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時徒衆聞說　自性入生死
執逆諍法門　諍即失道意

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
師。不久住世。法

離假即心真
有情即解動
同無情不動
不動是不動
第一義不動
報諸學道人

卻執生死智
若實不相應
諍即失道意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

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通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来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

一相二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菩提果自成　頓悟花情已

師說偈已　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去。早晩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来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来。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

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
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
為七佛
釋迦文佛弟子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毱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羅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遍代流傳。妳今乖誤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年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

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即是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為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見自心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佛性。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

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即是魔　正見除魔即是佛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来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見性刹那即是真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自性見世尊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師說偈已。告言大衆。汝等各各自觀。勿使我滅後。汝等各各迷悶。若能心中自見真性。即是成佛因緣。汝等諦聽。諦聽。今付於汝。汝當依法修行。令法不斷。聽我偈曰
不見自性外覓佛　有真即是成佛因
頻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說偈已。告大衆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修行有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
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蕩蕩心無著　寂寐斷見聞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十三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際。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

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永鎮寶林道場。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令楊侃剌史柳無黍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

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寃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勑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親承宗旨者嚴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謂之國寶卿可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

昔達磨大師玄此土單提向上不立文字指心成佛六傳而得能大師大師密受黃梅心印歸廣之曹溪設大法藥角接上根一時叅玄士庶單翁然歸向心問性呈見呈證大師提空王印從無礙辯橫說豎說覿面指陳不滯言詮不落窠臼不支名相不飾文言付口吐談一ゝ無

非發明向上
巴鼻者也門人海
其帙題曰法
寶壇經夫壇經者
其文朴其道
玄誠入聖道之階
月也扱門下
岳者原盡得
法旨明心地者
開選
佛墝陶
鑄凡聖尔後佳
聲大
變五
宗各派
其源或捧喝
兼帶亟偏或
駕使山陬海
宇赤縣神州棋布星分同敷法化
巍堂嘉蕞莫
可思議既遡
心印而出嗚
呼累地上之親承
駕乎抑慈航之倒
道渊源孤峻綿
密亘千百年而轉

THE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

C-513, Cat. no. 2193
4 illus
3 sections

燄也如此是經也係五宗之
血脈也參玄者不
可一日無是已丹巖曹居士素履真純金湯護
法念是經之湮沒剞劂再新開来學入道之坦
途廣法化貽熊之捷逕四恩濟濟茲總輯九幽咸
遂攸登善頴見洞俱開正眼云尒耆
萬曆丁未四月八日眉山楙衲道喜稽首跋

No. 50
MADE IN CHINA